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六

錢塘程川撰

易三十六

繫辭下傳二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

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

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來往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个又要感那个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

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来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个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也春夏是一个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伸往来感應必然之

理夫子因往来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内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横渠曰事豫吾内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内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能及此則聖人事矣

周謨錄

第五章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云一往一来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

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

往来是心中憧憧然往来猶言往来於懐否曰非也

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来月往則日来寒往則暑来

暑往則寒来安得為心中之往来伊川說微倒了所

以致人疑一往一来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

是憧憧於往来之間否曰亦非也這个只是對那日

往則月来底說那个是自然之往来此憧憧者是加

私意不好底往来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

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便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

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失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他

翁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名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来之心與人說

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
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
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跅弛之士其議
論尚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
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
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為賢相豈
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
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

心辨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説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様小人涉歴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之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来也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無暇理

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裡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畧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為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

信此下逸兩句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到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已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列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

那肚裡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兩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甞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憫閅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為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内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

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謗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來温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惇

吁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劍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𦘕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因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決定無益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踈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

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

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剗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来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便羣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

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内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狥俗雷同不唤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狥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嘆也公門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説他自是怨他若

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説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則弊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

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

沈僩錄

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甘節錄

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

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周謨錄

第五章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林學蒙録

第五章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

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林學蒙錄

第五章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

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沈僴錄

第五章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藏身精義入神以致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

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

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劉砥錄

第五章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㬅淵錄
第五章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説是感應如何曰屈一

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

來皆是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

是事功是效驗

㬅淵錄
第五章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上一理上

晏淵錄

第五章

利用安身令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黄升卿錄

第五章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柰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晏淵錄

第五章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夒淵錄

第五章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

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蔓淵錄第五章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曰文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林學履錄第五章

錄中不能動底物林學蒙錄作挨動不得底物事錄中徒自困耳下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着力不得處

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

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葉賀孫錄

第五章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来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身有其治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謟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沈僩錄

第五章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沈僩錄

第五章

葢人之情上交必謟下交必凟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上交着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之心皆是也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

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葉賀孫錄

第五章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柰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葉賀孫錄

第五章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林學履録

第五章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説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

林學履録

第五章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説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

董銖錄

第五章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顔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襲蓋卿錄
第五章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沈僩錄
第五章

天地絪緼言氣化也男女搆精言形化也

程端蒙錄
第五章

横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

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搆精之義亦有此理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隂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邪為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林學蒙錄

第六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

箇陰陽做底如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

第六章 蔓淵錄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第六章 楊道夫錄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

第六章 蔓淵錄

錄末黄𤈿錄云撰是所為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

曰他後面兩相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来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林學蒙錄　第六章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啟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曼淵錄　第六章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来未曾有底事都有

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来所以說出那卦辭

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

曼淵録

第六章

問彰往察来如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

知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来謂方来之

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林學蒙録

第六章

彰往察来往者如陰陽消長来者事之未来吉凶

沈僩録

第六章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来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林學蒙録

第六章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来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

然皆出於道義之藴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説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沈僩錄

第六章

有這道理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

沈僩錄

第六章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姚元烺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七

錢塘程川撰

易三十七

繫辭下傳三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

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説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説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説乾坤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説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説此九卦意思自足若

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

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龔蓋卿録

第七章

三説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説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辯若説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説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説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

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爲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陰或不爲凶此不可爲典要之書也

李方子錄

第七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邉不是安排来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

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

林學蒙錄

第七章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於不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不知何氏錄

第七章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劉礪錄

第七章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

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黄㽦錄

第七章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葢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

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

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

物事教寛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

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象

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

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

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

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

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兊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葢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

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沈僴錄

第七章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是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

揚為說錯了

林學蒙錄

第七章

問巽稱而隱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効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遷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

經字

沈僩錄

第七章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葢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葢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静而正此函葢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

等句只是隨道理説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

沈僩錄
第七章

錄中地是那不動底地頭
一本云是指那不動之處

問井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大小多寡施之各當

黄㽦錄
第七章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説巽只是

孝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龔蓋卿錄 第七章

才卿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

沈僴錄 第七章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

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陳文蔚錄
第七章

巽以行權兊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却不成行權

夔淵錄
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第八章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僩淵錄

第八章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只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

林學蒙錄

第八章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

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

蔓淵錄第八章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

蔓淵錄第八章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

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

林學蒙錄

第九章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

說亦不可廢

林學履錄

第九章

問易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也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

潘時舉錄

第九章

互體自左氏以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鄭可學錄

第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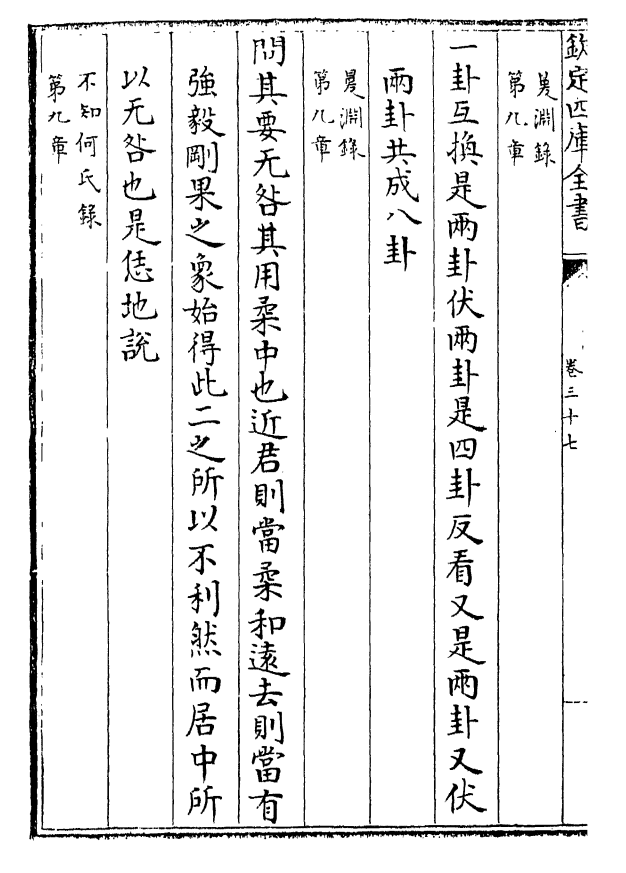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明互體

憂淵錄

第九章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黄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

此謂互體這自那風於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来



晁淵錄

第八章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晁淵錄

第八章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

不知何氏錄

第九章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

董銖錄

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

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

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

林學履錄

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

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不知何氏錄

第十一章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

卒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者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疊疊是做將去

曇淵錄

第十二章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跑下来必跌殺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

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

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

天地名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

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

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

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

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

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

沈僩錄

第十二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甞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恁冐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俱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

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止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冐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

沈僩錄

第十二章

林學履錄少異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亦是這箇自西而東亦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僴淵錄

第十二章

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理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

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

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麼物都剌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後復云前說錯了乾雖至變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或錄

云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為常易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休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儌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沈僩錄

第十二章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簡至健

底物自是見邪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邪
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
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
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
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
欲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
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
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

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自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去安足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恁從上而擂將下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

似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

沈僩錄

第十二章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

黃榦錄

第十二章

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思

其實自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

周謨錄

第十二章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

游敬仲錄

第十二章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悅既說諸心是理會

得了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

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

得這事業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

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

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

之已為者屬陰成亹亹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

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

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曼淵錄

第十二章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

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

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

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

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

人卜筮相似

戞淵錄

第十二章

百姓與能與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八卦以象告以後説得最難不知如何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説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

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説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説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德輔云思曰膚學而不思則罔盎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

汪德輔錄

第十二章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八

錢塘程川撰

易三十八

説卦傳

賛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賛於神明神明所賛也聖人用於穿恁地用不然只當説幽賛神明此却是説見助於神明

曼淵錄

第一章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於神明這只說道他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

曼淵錄

第一章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三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

曼淵錄

第一章

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為數

程端蒙錄

第一章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設一箇道理不須合来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

晏淵録

第一章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説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説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

晏淵録

第一章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為九此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為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為六故六為坤

金去偽錄

第一章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為三一箇地兩之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二老為陰陽二少為柔剛參不是三之數

是往參焉之參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揚至錄

第一章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

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員而言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黄榦錄

第一章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卻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

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

曼淵錄

第一章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

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

黄𤍣錄

第一章

觀變於陰陽是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邪是老陽少陽

燾淵錄

第一章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否曰恐只

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説到蓍數處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董銖錄

第一章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如那易他説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

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意思皆是自淺至深

晏淵錄
第一章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

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

㬇淵錄

第一章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来不合將做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横渠之說未當

金去僞錄

第一章

或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却有次第耳

不知何氏録

第一章

窮理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源

旻淵録

第一章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李閎祖録

第一章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

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李閎祖録

第一章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来一也

萬人傑録

第一章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説易上皆説物理便是

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来就人上説能

窮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陳淳録

第一章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所以要窮理忠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窮理循理

㬅淵錄

第一章

伯豐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孝為臣知所以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

能窮此理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也至命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耳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父子者定知此者是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黄㽔録

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

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

曼淵錄

第二章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葢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

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

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

黃榦錄

第二章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

程端蒙錄

第二章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

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叢淵錄

第二章

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

一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隂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

陳淳錄

第二章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来却剛但看萬物發生便自恁地奮迅出来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来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歛憔悴有柔底

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董銖録

第二章

陰陽剛柔仁義看来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

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决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曼淵錄

第二章

曼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憚心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

林學蒙錄

第二章

兼三才而兩之兼貫通也通貫是理本如此兩之者陰陽剛柔仁義也

楊方錄
第二章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又各加一箇爲兩

李方子錄
第二章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

第二章

問先天圖卦位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觀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葢乾是老陽接巽末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是老陰接震末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大有一卦得夬夬卦接乾乾卦接姤自姤卦一陰生盡巽五坎六

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又隔四卦得觀又隔比一卦得剥剥卦接坤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乾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為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為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贏縮當然之理與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

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為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又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為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昨侍坐復庵聞王講書所說卦氣之論皆世俗淺近之語初無義不可推竊意此圖春分卯中秋分酉中字或恐後人誤隨世俗卦氣之論遂差其次却與文王卦位不相合矣不然則離兑之間所以為春坎艮之間所以為秋者必當别有其說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

話固不可以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贏縮極仔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尚未得其說陰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又却如此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說當更共思之

周謨録
第三章

安卿問先天圖說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曰圖左一邉屬陽右一邉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

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者太極也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兩儀也十六陰十六陽者四象也八陰八陽八卦也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

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是此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晦為坤亦不外此又曰

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已留戊就巳方成坎離葢

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

黄義剛録

第三章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以乾坤

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

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兑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

故居於東坎為月故居於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

東南

李方子錄

第三章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邉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説却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虚者便是他亦自説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横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邉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陳文蔚錄

第三章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其挑出

第三章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歴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朞却不見康節説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也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如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揚雄太元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

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易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莫説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無大段分曉證左未甚安

旻淵錄

第三章

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季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間為晦震為初三一陽生初八日為兌月上

弦十五日為乾十八日為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為艮月下弦坎離為日月故不用參同契餘坎離為藥餘者以為火候此圖自陳希夷傳来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曉康節自思量出来故墓誌云云參同契亦以乾坤坎離為四正故其言曰運轂正軸

不知何氏錄

第三章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

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李方子錄

第三章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

輔廣錄

第三章

乾巽一邉為上震隨坤為下

蔓淵錄

第三章

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

李閎祖錄

第三章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斁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

沈僩錄

第三章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林學蒙錄

第三章

問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尅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

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害而明其相應也

黄榦録

第三章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義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

林學蒙録

第三章

射猶犯也

萬人傑錄
第三章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来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卦

曼淵錄
第三章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

林學蒙錄
第三章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

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

邵浩錄

第三章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㬮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

林學蒙錄

第四章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佳地說得好

晏淵錄

第四章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仔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

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卻主在伏羲上倲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卻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着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

黃榦錄

第五章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

僩錄

第五章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葉淵錄

第五章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卻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葉淵錄

第五章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

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李方子錄

第五章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説乾

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隂陽只来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去安存慰勞他

林學蒙録　第五章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抵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隂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隂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

黄𠎝録　第五章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

黃榦錄

第五章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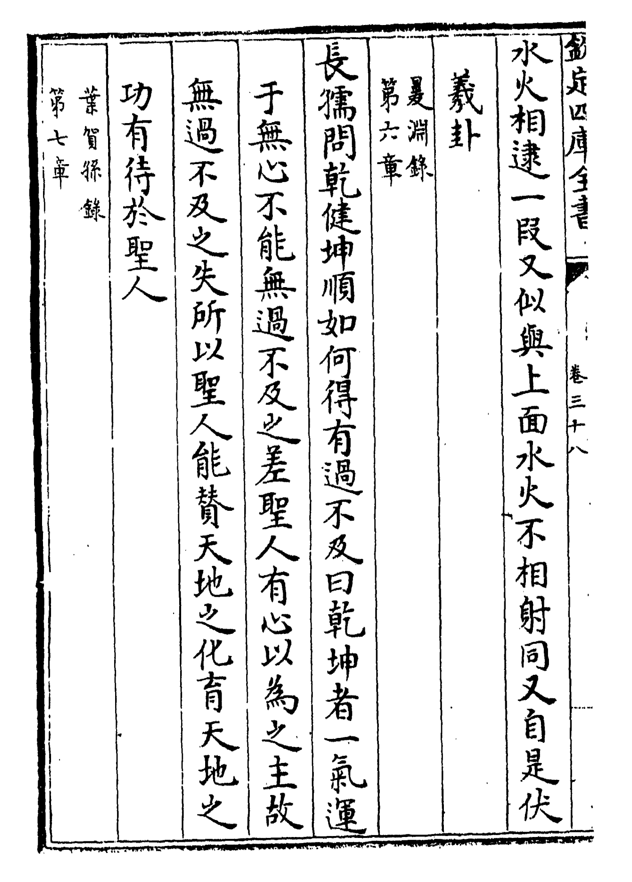
夔淵錄

第五章

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

李方子錄

第五章



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

羲卦

曼淵錄

第六章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

于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

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

功有待於聖人

葉賀孫錄

第七章

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

鄭可學錄

第七章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

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某後來見草堂先生説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説話觀草堂之説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来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沈僩錄

第七章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

晏淵錄

第七章本義

至之問艮何以爲手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畧恁地安卿說麻衣以艮爲鼻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亦各有取象又問麻衣以巽爲手取義于風之

舜非是為股先生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

黄義剛錄

第九章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

蔓淵錄

第十章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

蔓淵錄

第十章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着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來于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曼淵錄

第十章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

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

林學蒙錄

第十章

巽離兌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揲蓍之說恐不須恁地

李方子錄

第十章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氷

戞淵錄

第十一章

易之象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卦却專説龍如此之類皆不通

林恪錄

第十一章

爲乾卦其究爲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爲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爲震震爲決躁故爲躁卦此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得來也無意思

㬅淵錄

第十一章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説龜易象如此者甚多

沈僩錄

第十一章

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

曼淵錄

第十一章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十八